

当代教育学基础理论译丛 | 丛书主编 檀传宝

社会的形成

[德] 克里斯托弗·乌尔夫 著
许小红 译 檀传宝 王小飞 主校

SHEHUI DE XINGCHENG

当代教育学基础理论译丛 | 丛书主编 檀传宝

社会的形成

〔德〕克里斯托弗·乌尔夫 著

许小红 译 檀传宝 王小飞 主校

SHEHUI DE XINGCHENG

 广东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社会的形成 / (德) 乌尔夫 (Wulf, C.) 著 ; 许小红译 . — 广州 :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2.7

(当代教育学基础理论译丛 / 檀传宝主编)

ISBN 978-7-5406-9300-8

I . ①社 . II . ①乌 . ②许 . III . ①社会发展史研究 IV . ① 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4046 号

责任编辑 : 李 玲

装帧设计 : 百朗文化

责任技编 : 涂晓东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 : 510075

网址 :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32 开本 5.25 印张 105.000 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6-9300-8

定价 : 1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 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 020-87621848

“当代教育学基础理论译丛”总序

檀传宝

在一个庸俗的利己主义、实用主义人生哲学日渐成为时尚的时代，甘愿坐冷板凳、埋头学术的学者已然成为“稀有动物”。而在经济竞争十分残酷的中国出版市场，愿意无私帮助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出版社当然也需要极高的境界、极大的勇气。好在古老、伟大的中国始终是一片文化深厚的热土，总有一些学术与出版的良知与梦想存在，因此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倔强生命的种子可能深埋却始终不至于绝灭。广东教育出版社准备认真推出的“当代教育学基础理论译丛”就是这样一颗弥足珍贵的文明的种子。作为丛书主编，我愿意一反常例，在序言的开篇就表达教育学术界对出版社这一勇敢承担的诚挚敬意与谢意。

一年以前，出版社的领导在咨询我有关这套丛书的意见时，我的脑子里首先浮现过的是一些已经对中国教育学术产生巨大影响的伟大作品，如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布鲁纳的《学习过程》、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等等……这些译作的意义肯定不在于她们能带来畅销书那样的经济价值，而在于她们对中国教育学术与社会文明永续的的滋养价值。而这一类型的作品及其意义在当代还在，也一定会绵延下去。于是我们双方一致形成这样的构想：我们用合乎学术发展规律的耐心去等待、欢迎最新和伟大的教育学术作品的诞生与输入，以持久夯实中国教育科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简而言之，本套丛书的宗旨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征集当代教育学及其相关领域对教育研究有基础意义的重要译作。丛书的选题范围具体

包括：

1. 教育学领域具有教育原理性质的著作；
2. 属于教育学分支学科研究成果，但是对教育研究有全局性、基础性意义的著作；
3. 属于相关学科，但是可能在方法论或其他方面对教育研究有重要意义的著作。

同时，为了克服繁文缛节，保证质量、提高效率，本译丛的入选程序为：

1. 译者或作者向广东教育出版社提出译作出版申请，并提交译稿、原作复印件；
2. 译稿由主编负责邀请相关专家进行同行审议，以确定是否符合译丛的题材范围及质量标准；
3. 译作符合标准者，由主编和出版社共同决定具体出版事宜。

需要做最后申明的是：虽然深得出版社的万千宠爱，本人忝列丛书主编，但这一平台却属于中国教育基础研究的。由于本人能力有限，丛书的出版特别需要得到全国同行，也包括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同胞和华人朋友的鼎力支持。这一支持既包括对本人及这套丛书的建议与批评，更欢迎大家踊跃投稿或推荐作品。众人拾柴火焰高。我深信，经过我们大家齐心协力的劳作，丛书一定会建设成为中国教育学术繁荣的百花园中一片最美丽、芬芳的花坛。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春夏秋冬，让我们一起耕耘、一起期待！

檀传宝，2012年6月于北京京师园

引言

社会在模仿过程、表现过程和仪式过程的共同作用中形成，没有这些维度就无法充分地理解社会。尽管在所有社会中社会均是在模仿的、表现的和仪式的过程形成的，但是身体过程的历史文化性却产生了社会行动的多样性。社会行动在具体社会情景中进行。社会行动各自的背景说明了它们应该如何被理解。时间和空间也是形成社会行动的重要因素，社会行动的历史特性与文化特性在时间和空间里形成。社会行动建立在内化的知识基础上，并在语言活动和行动中形成。它是身体表现的，并在运用中产生。因为社会行动也具有表达性和游戏性，因而不能仅仅简化为其意向和功能。

社会行动在时间和空间里产生，因而它存在于权力结构和关系结构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它们影响；它是价值负载的，具有等级性，对社会行动的塑造必须针对当前场景进行。脱离以往的和可预期未来的社会情况及社会活动安排就无法理解社会行动。社会行动常常是重复的，只有在对社会行动的不断重复中才能对它更好地理解。

社会行动是身体的和象征的，它的产生与行动者的个人性及集体性想象相关。社会行动的丰富含义无法完全通过阐释进行说明，这也造成了它的复杂性。社会行动建立在内化的实践性知识基础上，这种实践性知识通过模仿习得，它的表现性塑造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情况。一直以来，人们很难对作为身体表现和身体活动的社会行动进行解释。各种

行动形式、模式及图像被内化并在新情境下被使用，这样，社会行动便被习得了。这样产生的社会行动具有多种可能性，而且这些具体表现也由社会行动的身体表现者的主观条件和集体条件决定。

在人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实践性社会行动知识时，学习已经在进行。尽管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社会行为的规则，但他们已经在有规则地行动。人们在社会情景中运用身体，并习得了一种实践性知识。即使行动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实践性知识的规则，但它确实存在，并使人产生社会行动，人们由此学习了社会行动。人们基于身体的物质性及其实践性知识而行动，而这种实践性知识是一种内化的知识，它并不需要通过意识层面的具体体现而发挥作用。因为社会行动在一个象征的关系网中进行，这个关系网赋予社会行动的身体表现和身体活动以一定含义，因而社会行动能够被理解。随着身体行动的各种形式、各种模式及图像的习得，人们也学习了它们的象征含义，所以在儿童早期的社会行动中已经产生了身体与文化的、自然与历史的交织。由此产生了我们很难对其形成进行追述的一种融合。

模仿

社会行动是通过模仿习得的。在模仿过程中形成了人与他人及与他人行动之间的关系。他看到他们行动，并通过这个社会情境与他们相关联。他了解到他们如何上演并进行他们的行动，他参与到他们的行动中，了解这些行动的目标、意义、他们行为的方式方法，并了解行动的情境性。他受到他们行动的触动并参与到行动中来，或者他不参与进来，而只是感知这个事件。

在模仿过程中产生了与另一个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常常建立在一种相似关系基础上，如起因、行动者及社会情境上的相似性。然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这种相似性，而是建立与另一个世界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行动与一个先前的社会行动有关，并在其相似性基础上进行，会产生这样一个愿望：跟这些相关的社会行动者一样做事情，并与他们近似。^①这种愿望基于一种渴求：既希望与他人一样，也希望与他人相区别。尽管存在与他人相似的渴望，主体依然要求区别和独立性。从这一矛盾中产生了社会多样性。

没有一个社会行动与另一个完全一致。然而社会行动彼此相关，并彼此相似。我们可以借用维特根斯泰因的“家族相似性”概念来解释这里所指的相似性。就人的面孔而言，通过鼻子、眼睛或者嘴的相似产生了人类的“家族相似性”。伴随这种相似，也始终存在身体其他部分的非相似性。因此“家族相似性”或者产生于这些，或者产生于那些对应性。比起人类面孔而言，社会性的相似和差异性范围更大。没有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情景与另外一种完全一致；每一种都是唯一的，但基于现象及结构的对应性，它又与其他情景相似，这些对应性可以被描述为“家族相似性”。

模仿愿望对于学习实践性仪式知识是根本性的，而社会行动的活力就存在于这种模仿愿望中。^②模仿愿望同时要求社会行动的重复与差异，并产生一种能量，以推动行动的上演和进行。在重复中，关键是在一个

① 格鲍尔、乌尔夫：《模仿。文化 - 艺术 - 社会》，莱茵贝克，1992 年；《游戏、仪式和体语。社会世界中的模仿行动》，莱茵贝克，1998 年；《模仿的世界通路》，斯图加特，2003 年。

② 吉拉德：《神圣与暴力》，苏黎士，1987 年。

模仿过程中留下先前社会行动的“印痕”，并将其用于新情境。社会行动的这种重复决不真正产生先前的活动安排，而是始终产生一个新情景。与先前行动的差异是这个情景的一个基本元素。社会行动的创造性缘由就存在这种活力中。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它为不连续性提供了空间。社会活动安排——特别是仪式活动安排——可以协调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关系。个人、小组、组织及机构的各自条件在这些社会模式和社会规则的不同运用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这些模式和规则在模仿过程中被内化。这种内化可以直接通过参与社会行动进行，也可以借助想象力进行。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再一次经历了先行于他们的社会世界，并把它变成他们的世界。他们通过这些行动产生了他们自己的社会世界，并由此融入社会。他们参与这个世界，并赋予它一个身体存在。正如同他们被包含在由他们产生的社会世界中一样，这个社会世界也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世界中。社会行动的上演不是对现存社会行动的机械复制，而是在与先前社会情景和社会活动安排的联系中重新上演及进行社会行动。

上演和进行社会行动所需要的表现性知识不是一种理论的或者反思的知识，而是一种模仿知识。这种知识就本身而言具有身体性，并与感官过程紧密相关。当人们参与社会行动的场景活动时，当人们感知他人在社会场景中如何行动时，这种知识就被习得了。因此，这些过程进行的方式方法具有中心意义。组成并具体化社会行为的各种场景活动是这样被感官接收和处理的：在人们与社会性外部世界取得相似时，他们也运用感官和想象力将这个外部世界转化为内部图像、声音、触觉、嗅觉及味觉，并将其内化为他们自己的概念世界。

基于想象在表现社会中具有的中心作用，社会活动安排因而常常具有游戏成分；游戏性指一种有一定限度的、游戏式的严肃，它将规则性与自愿性结合起来。在仪式行动中产生了自发行动和创造性行动的自

由空间，在这种自发的和创造性行动中，集体现存的规则失效或者被修改。这里旧元素被游戏式地去除，新元素附加进来。通过这种游戏元素可以避免将集体关系简化为一种因果关系或功能关系。这种游戏性通过非反思的途径有助于集体以身体表现的方式进行自我确定。游戏性也说明了想象在产生社会表现性的各种形式及特征上所起的作用。^①

表现性

如果社会知识是一种实践性的、通过模仿习得的表现性知识，那么行动者的身体性以及行动的表现性和活动性则起着重要作用。按照这个观点，社会行动则是人身体的象征活动。如果谈到社会行为的表现性，就涉及语言、权力与行动之间的相互关联，而这些关联对社会行动是基本的。社会行动的表现性至少包含三个维度：^②

首先，社会行为可以被看做文化性活动。就本身而言，它是上演和进行身体表达的结果。身体表达过程涉及社会情景的活动安排。社会行动者在谈话与行动中彼此相关，这样他们便产生了社会情景。这是文化行动的结果，在文化行动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凝合成一种社会秩序。

其次，语言的表现性在社会行动中，特别是仪式行动中，具有中心意义。在如执行洗礼仪式、坚信礼仪式及过渡型仪式时，所说出的话语特别有助于产生一个新社会现实，语言的表现性在这里非常清楚。这也

① 比尔施泰因、温策、乌尔夫编：《游戏人类学及教育学》，魏茵海姆，2005年。

② 乌尔夫、格利希、齐尔法斯编：《表现的基础。关于语言、权力和行动之间关联的导论》，魏茵海姆、慕尼黑，2001年。

相应地体现在另外一些调节彼此性别关系的社会行动中，如通过反复地称呼一个孩子为“男孩”或者“女孩”而为其树立起性别身份。^①

最后，表现性也包含了一个审美维度，而审美维度对艺术表现是基本的。这种观点指出了从功能性角度看待社会行动的表现性的局限。艺术表现的美学观点说明，不应该将艺术性表现简化为有意向的行动，这同时也提醒人们，社会行动“不仅仅”是意向的实现，它还包括行动者在社会活动安排中追求行动目标的方式方法。

即使有同样的意向，在上演身体活动时仍存在巨大差异。其原因包括如历史、文化和社会等一般性条件以及与行动者的独特性相关的特殊条件。两个因素组的相互作用产生了语言行动和社会行动表现特性，也产生了其不受欢迎的不良效果。在这种事件性和过程性中，社会行动的可计划性和可前瞻性的局限性很明显。如果考虑到表现性的审美维度，那么社会活动安排的风格的重要性也很明显。身体场景活动安排的有意识意向和其丰富含义之间可见的差异非常明显。社会行动的表现性允许不同的阐释，而它并不因此失去其效果。更确切地说，社会行动的效果也体现在同一社会行动能被不同地解释，而其社会效果并不因此受到削弱。

社会关系主要取决于人们在社会行动中如何使用他们的身体，取决于他们保持什么样的身体距离、采取何种身体姿态以及采取哪些手势。人们通过这些特征向其他人展示自己。他们告诉他人自己的生活情感以及他们看待、感觉和经历世界的方式方法。尽管它们对于社会行动的效果具有中心意义，在很多行动理论中还缺少身体表现性的论述，这些理

① 巴特勒：《有重量的身体》，法兰克福，1997年。

论往往忽视行动的感官条件和情境条件，而将行动者简化到认知方面。为了避免这种简化，人们必须了解社会行动是如何出现的，它与语言及想象有什么关系，如何通过社会模式和文化模式实现行动的独特性，以及行动的事件性与反复性有什么关系。这里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语言与交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行动，称呼和重复对于建立性别的、社会的及人种的身份起什么作用。在这种观点中，社会行动被视作身体感官性仿效，被视作对文化实践的参与和塑造。社会行动被理解为表现，谈话被理解为表现性行动，表现性这个概念被视做一个涵盖这些关联的派生概念。^①

布迪厄（P.Bourdieu）研究了社会行动的——特别是仪式行动的——身体性、语言性及美学性之间的彼此嵌合。^② 根据他的观点，这种联系产生了一种魔力，特别在仪式中，这种魔力起着重要作用。社会行动的——特别是仪式行动的——表现性魔力的产生有一个前提，即所有人都相信通过这个行动所产生的条件的意义和合法性。当仪式行为划定产生社会差异的界限，而接受这种差异对于形成社会等级及与此相关的身份具有中心意义时，这就变得特别重要。上演和进行身体活动及语言行为时产生的表现性魔力是社会行动——特别是仪式行动——成功的前提，也是产生其内部形成的权力关系的前提。在伴随仪式活动的话语

① 乌尔夫、格利希、齐尔法斯编：《表现的基础》；菲舍尔-利希特、乌尔夫编：《表现的理论》，种子，历史人类学国际杂志 10/ 1，2001 年；《表现的实践》，种子，历史人类学国际杂志 13/ 1；乌尔夫编：《论人。历史人类学手册》，魏茵海姆、巴塞尔，2001 年；《人类学。文化、历史和哲学》，莱茵贝格，2004 年。

② 布迪厄（P.Bourdieu）：《就职仪式》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行为 32（1982）：第 58-63 页。

中，语言的力量成为说话者的权力。^① 社会行动的，特别是仪式行动的，权力改变着加入某一社会秩序的人。比如，尽管儿童在入学后被视做学生，但是只有随着时间流逝他们才真正成为学生。社会行为不仅仅产生并结构化了现在和将来，它在其表现性上也统一了过去和未来。社会行为的表现性使所有参与者均认可在社会活动安排中上演的权力关系。由此它具有“自然性”的表象。这种印象掩盖了在社会行为中包含的社会等级，也遮盖了其社会的、原则上可改变的特征。

仪式

有关社会行动的表现性的很多特征在特别大程度上适用于仪式。一直以来，仪式这个概念在德国主要在消极意义上被使用。试想集权系统里仪式的使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批判观点的正确性。仪式能够对人进行压制，使人一体化，并能掩盖社会权力关系。因此在民主社会中也需要对仪式的一种批判性视角。然而这样一种由应对民族社会主义而形成的、通过 68 学生运动加强了的对仪式的理解依然不符合仪式的复杂性。对于社区和社会、集体和个人而言，仪式的含义要比仅仅局限于仪式批判广泛得多。越来越得到关注的国际性及跨学科仪式研究都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仪式研究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前现代社会，在许多研究中也常涉及仪式对于现代社会及后现代社会的意义，而常常被忽视的仪式行动的创造性是关注的重点；仪式组成社会；没有仪式就没有社会。因此仪

① 奥德姆 (K. Audehm): 《语言的力量: 皮埃尔·布迪厄所谈的表现魔力》, 载《表现的基础》第 101-128 页。

式在所有社会领域都起着一定作用。^①

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仪式理论，仪式研究领域的特点更多地体现在各种理论的创造性差异上。这里有很多原因：一方面，不同学科的科学传统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侧重；另一方面，许多人种志研究表明，不能仅仅用一种理论对仪式的多层性进行概括。因此如果认识到仪式的历史特性和文化特性，就不会形成全球化的仪式理论。在不同时间、空间、文化及学科领域，仪式概念有不同理解。因而有必要在普遍使用的启迪学仪式概念范围内对仪式化、习俗、典礼、礼拜仪式及庆祝活动再进行区分。区分不同仪式类型，如过渡仪式、就职仪式、加强仪式、反叛仪式及交际仪式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仪式关系中的空间、时间及非本体的关注有助于认识仪式产生集体的作用。

尽管以上所列的考虑，我们依然可以指出仪式广泛的普遍特征。比如行动的突出特性、时间性、地域性、集体性及公众性。仪式是复杂的、有规则的。仪式行动的规则性源于一种实践性知识，这种知识自身产生了规则性。仪式是探讨差异的社会性事件。它是社会的表现和活动，集体在这个过程中表现性形成。仪式通过将表现性元素和象征性元素相结合，发挥它的作用。比如在共餐这样的家庭仪式上，在圣诞节、生日、洗礼、坚信礼及婚礼这些仪式性的家庭庆典上。在这些仪式性庆祝活动 and 节日中，家庭成员彼此确定他们的家庭归属感。即使在各个家庭里进餐的时间长短、强度及风格有很大差异，它们在仪式上还是很相近的。

① 乌尔夫等：《社会作为仪式：集体的表现式形成》，奥普拉登，2001年；乌尔夫等：《仪式中的教养。学校、家庭、青年和媒体》，威斯巴登，2004年。

在大多数家庭里，餐间谈话是最重要的家庭教育形式之一。孩子们在学校里的表现是每日餐间讨论的中心话题。在餐间谈话中父母表达他们的生活理念，并同时将这些传达给孩子，也表达了对成绩、道德行为及性别角色的取向标准，这些话题在家庭成员之间被讨论。在这个过程中，父母表达并探讨了不同观点及潜在或真实的冲突。不管每次讨论内容是什么，家庭成员在这些谈话中也确定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家庭外世界之间的关系。餐间谈话的仪式特性对于内化家庭价值、态度及观念是不可缺少的。^①

社会集体通过交际言语的及非言语的各种仪式化形式形成。它们始终在一个“舞台”上进行，只有通过这种表现途径才能实现集体作为集体的各种角色、凝聚、亲密、团结及一致性。也就是说，集体不仅仅以集体分享的象征性知识为特点，集体通过仪式也上演了这些象征性知识，而这些仪式证实了社会秩序及社会完整的自我描述，也确认了对这种社会秩序的复制，在这个意义上，集体也在行动。集体是事件性行动领域，这些领域由虚拟经验空间中作为象征性表现的仪式组成，这些领域亦表现为一个由各个完全不同的交际组成的交际系统。^②

机构、组织和仪式只有不断改变自身，才能实现它们的任务。它们倾向于根据变换的条件调整自己的内容和形式。只有当仪式做到这一点，它才能完成任务。否则仪式只能僵化，变得无意义，并必须被革新。

① 克普勒：《餐间谈话。以家庭谈话为例说明交际社会化的各种形式》，法兰克福，1995年；奥德姆、齐尔法斯：《家庭作为仪式性生活空间》，载《社会作为仪式》（乌尔夫等编），第37-116页。

② 乌尔夫、齐尔法斯编：《仪式世界》，历史人类学国际杂志，第12卷，第1、2册，2003年；《仪式文化》，慕尼黑，2004年。

很多仪式化的世界具有演示性和游戏性。仪式的明显性产生于它的活动特性。在仪式行动者希望或者应该被他人注意到时，他们会相应地上演仪式活动。在集体里担任一个新职务的仪式，或者从一个生活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仪式均是如此。场景活动的演示公众性是仪式行动合法化的重要前提，也是构成集体这一任务的重要条件。

仪式行动的游戏性也与它的活动特性相关联。就如同戏剧有不同演出一样，同一个仪式也可能有很多表现和活动情况，并根据具体情况仪式被不同地塑造，而这并无损于仪式的作用。仪式上演的多样性并不是缺陷，而是体现仪式复杂性的一个特征。仪式行动的游戏性来自于它的模仿成分，也源于想象对仪式的表现性所起的作用。它使仪式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征。而重要的是，仪式行为的氛围被尊重，即使存在不同活动的各种差异，仪式的延续性也得到保持。

仪式的游戏性是一种有限度的、游戏似的严肃，它结合了规则性和自愿性。在仪式行动中出现了可以用于自发行动和创造性行动的自由空间，在自发和创造性行动中，集体现存的规则可能失效或者被修改。旧成分游戏式地被丢弃，新成分补充进来。这种游戏性通过非反思的途径有助于集体以身体活动的方式进行自我确定。

总的来说，仪式可以被定性为身体的、表现的、表达的、象征的、规则的、非工具的和有效率的；它是反复性的、均质的、阈限的、公众的及可操作的；仪式是机构性模式，它上演了集体共享的知识和行动实践，这样，机构性集体秩序的自我表述和自我阐释得以确认。仪式行动有开始和结尾，因而有一个时间结构。仪式在一个塑造它的社会空间里进行。仪式过程体现并具体化了机构和组织。它有突出的特性，是明显的，并通过各自的背景决定。各个社会情景及社会机构之间的过渡在仪式中被塑造，人与人之间、情景与情景之间的差异被处理。仪式包含在

权力关系中，并将社会现实结构化；它创造和改变了社会秩序和社会等级。仪式的演出和活动均要求仪式性知识。这是一种在参与仪式情境中模仿习得的实践性知识。就本身而言它是一种感官知识，其模仿特性确保了它的表现力。

柏林仪式研究表明，仪式对于实现机构改革具有巨大意义。不形成新仪式，就不会有机构的改变。只有仪式才能使众多社会主体凝聚起来并共同行动。如果新的行动形式及行为形式取代现今的行为形式，它们必须被上演、被安排和表现，也就是说，这些新形式必须具有表现性。这就需要一个仪式化的行动，以将很多人的活动聚集起来。只有通过不同活动的仪式性协调，机构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才具有可能性。为了实现机构改变，所要求的行为必须是表现的。对此需要仪式的重复、练习及习惯化。